

别开生面 解有新意

——别解及其文化特征

董仁¹, 于晓燕²①

(1. 丹东市语言学会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 辽宁 丹东 118000; 2. 辽东学院师范学院, 辽宁 丹东 118003)

摘要: 本文在以实例阐述别解定义的基础上, 用修辞学和文化学相关理论阐明了别解的主要文化特征: 体现中华文化的多方位思考、多角度体察的审美智慧; 体现中华文化的诙谐幽默、风趣乐观的审美情趣。

关键词: 修辞学; 辞格; 别解; 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72(2015)04-0079-04

《汉语修辞格大辞典》给别解辞格下的定义为: “在语用环境中, 故意不顾词、语、句的原有意义, 重返字面意义以改变表意方向的一种修辞方式。又称奇解、曲解、谐解、套词、返源、望文生义”^[1]。此格的始建者谭永祥先生给别解下的定义是“运用词汇、语法等修辞手段, 临时赋予一个词语以原来不曾有的新义, 这种修辞手段叫做别解”^[2]。接着又解释: 这里所说的词汇手段, 是指字(词)的多义; 语法手段, 是指改变词性或结构层次; 修辞手段, 包括比喻、谐音等等^[2]。例如:

(1) 小崔 大妈啊,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白云 俺们搭专机来的。

小崔 那太贵, 那我们报不起。

白云 不用报, 都小钱。现在有钱。瞅这穿的, 相当有钱。

……

小崔 大叔啊, 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黑土 啊, 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小品《说事儿》)

专机, 本来是指“在班机之外专为某人或某事特别飞行的飞机”或“某人专用的飞机”, 而小品中的“专机”却指“拉砖头的拖拉机”, 硬把“拉砖头的拖拉机”说成“专机”。运用这种谐音

“套词”的手法, 使“专机”临时被赋予以原来不曾有的“拉砖拖拉机”新义, 从而改变了表意方向。再如:

(2) 张虞利镇沧州日, 因旱, 民饥, 发廩赈知, 方上闻, 帝甚嘉奖。他日秋成, 倍斗征敛, 朝野鄙之。在蜀, 问一禅僧曰: “何如是舍利?”

对曰: “剩置僦居, 即得舍利。”张但惭笑。

(《古今谈概》)

(3) 教练撤换的说法有“下台”、“下课”、“下岗”、“退休”、“炒鱿鱼”。

(《足球报》)

(4) 努尔—白克力: 就任国家能源局深感“压力山大”(亚历山大)。

(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5日作者张子扬)

(5) “这叫九九五四部队!”

“怎么讲?”

“久久无事呗!”李志豪笑了起来。赵守理想笑, 却流出了泪。

(《冬雨》)

(6) 他的目标是一开始就确定不移: 第一, 争取留校; 第二, 或上天南(天津、南京), 或下海北(上海、北京), 绝对不去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两年来, 他一直在小心、稳健并且卓有成效地向着目标迈进。

① 收稿日期: 2015-02-27

作者简介: 董仁(1941—), 男, 山东蓬莱人, 教授, 研究方向: 修辞学。

(《清明》)

(7) 郝健：“大妈你能走了呀！”

大妈：“被你气的呀。”

郝健：“噢，这气人还能治病啊，那我这是气功啊！”

(小品《扶不扶》)

别解格有涉笔成趣、新奇俏皮、妙语解颐、风趣戏谑的修辞功效。其主要文化特征：体现中华文化的多方位思考、多角度体察的审美智慧；体现中华文化的诙谐幽默、风趣乐观的审美情趣。

一、体现中华文化的多方位思考、多角度体察的审美智慧

“联想的心理因素在制作变异语言中的功劳是多方面的。有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因果、整体与部分等关系，主体在反映客观过程中，还会利用这些关系，活跃心理过程，展开更为广阔的关系联想，铸造出美的变异性语言事实”^[3]。联想必须在满足两项或多项的条件才能“联”想起来，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也就是说，联想因群体事物的多样性和个体事物的多面性而存在。别解借联想而展开翅膀，展示语言的智慧。

(一) 反映事物的多面性

“物不能无事，事不能离物；因此我们用事物这个词泛指运动变化着的客观世界的构成元素……物质世界的多样性是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类实践的最基本的经验”（道元先生易网博客）。而就个体而言事物不是单一性的，而是两重性的，甚至是多重性的。孔子曰“叩其两端”，《周易》认为“物极必反”。

鲁迅在《电的利弊》中指出：电，“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器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4]

《淮南子·人间训》讲述：“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

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同是一电，所受相反，塞翁失马，福祸相依。虽一物一事，却总总而生，林林而群。因此传统思维崇尚兼听则明，避忌一孔之见。基于此，别解才有“别”的可能。

(8) 连长又看看张振武的脚，那双大头鞋“空前绝后”，前边露出脚趾头，后边露出脚后跟。

(《伏虎记》)

空前绝后，应指“超绝古今，无与伦比”，“从前没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夸张地形容”。这是永存独有的夸张的一面，但从字面解读又与“前边露出脚趾头，后边露出脚后跟”的语意相契合，于是返源到此例句的意义层面上来。此言直解其意，亦庄亦谐，别具匠心。

一字多音，一词多义，多字一义，多义一词，由此及彼，由彼及此，别解面面，分类有别：

1. 谐音别解

谐音别解就是运用谐音的修辞手段进行别解，使一个词语获得新意，凸显词语另一个层面的意义。例如：

(9) 胡适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男人也要有三从四德。三从是：太太外出要跟从，太太的话要听从，太太讲错要盲从。四德（与“得”同音）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发怒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中央电视台（4）2014年2月24日《台海风云录》）

“三从四德”本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上进行的规范要求。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胡适套词别解了桎梏妇女的封建的“三从四德”，提出了男人尊从妇女的“三从四得”，“当理”悖谬，语惊四座。此番戏谑自嘲，彰显了一个新文化先驱者倡导自由的广阔襟怀，践行平等的实际行动以及运用语言的睿智。

2. 语义别解

语义别解就是运用词语的多义性进行别解，使一个词语获得新意，凸显词语另一个层面的意义。例如：

(10) 王秀敏名如其人，王者一厂之长

也,秀者长得俊秀也,敏者能干也。

(《厦门日报》)

紧扣“秀”“敏”二字的字面,逐个释义,使之返源,又对“王”字进行了揣意衍释——“一厂之长”,获取新意,褒扬先进。

(二) 体察事物的多角度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表现出中华文化中体察事物是多角度的。

“诗无达诂”,出自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精华》,初说是“对于《诗经》作品中的词语,人们很难作出通达的解释”。今说是“用今天的语言很难对古典诗篇作出准确而透彻的解释”。其主要原因是诗歌词语的多义性和人们理解诗篇的多角度。如,对“朝饮木兰之坠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句中“落英”的理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落英’一词何解?聚讼纷纭,迄今似无定论。通常解‘落英’为坠落的菊花瓣,但据说秋菊是不落瓣的,于是有人把‘落’解为‘始’,犹如筑室始成谓之‘落成’,因而‘落英’解为‘初生之花’。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提出新解:‘落’有‘遗’‘留’或‘剩’‘余’之义,如隋代薛道衡《人日思归》诗句‘人归落雁后’就是说人归留在雁归之后了;书画家‘落款’实即‘留款’;因而‘落英’可以解为‘残余的英’。读者对‘落英’的三种解释,很难遽定其是非。”^[5]诗无达诂缘于人们的多角度切入,审视诗句的纷纭不一的结论。可见,多角度体察事物的方方面面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常态,别解修辞手段就是这种常态的文化观照。

体察角度不同,收到的效果也不同。由于一个人立足点不同,体察角度的变化,而形成了多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这是诗人的视点由“横”的角度变为“侧”的角度,描绘出庐山“成岭”“成峰”的不同的自然风貌,步换而景移,或山丘横亘,或峰峦起伏。还有,由于多个人的立足点不同,视点各异,形成了多角度。“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卞之琳《断章》)是通过一个人“桥上看”的视点到另一个人(或多个人)“楼上看”的视点的移换,显现景中景的叠加,启发读者多方面的想象。

(11) 拔河——后退的胜利。

(大学校园用语)

此例的别解,一反竞赛项目以前为优,争先取

胜的思维定式,而以后退为胜利。变“向前看”的视角为“向后看”的视角,开启了另一条思路——后退也能击败对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辩证思维的范例。

辩证思维是人的聪明大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道德经》七十八章)。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辩证生死,转悲为喜,超然解脱,庆祝辩证法的胜利。这种“正言若反”,由此及彼,以至从上至下,左顾右盼的多方位思考问题、多角度体察事物就是辩证法。诸多修辞格的运用充满了辩证法、凸显着智慧,是不乏其例的。别解修辞格体现这一特点也是很明显的。如:

(12)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以总理的身份接见外国记者。一个不怀好意的美国记者挑衅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周总理听了朗朗一笑,说:“这好理解嘛!我们中国人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就简称‘马路’嘛!”

(胡习之《核心修辞学》)

此例将“马路”别解为“马克思主义的路”。巧妙得体的回答,既不露声色地回击了对方的无理,也维护了中国人的品格、国格的尊严,既彰显了大国总理的落落风度与雄浑气魄,又显露出周恩来个人的辩证思想与超凡智慧。

二、体现中华文化的诙谐幽默、风趣乐观的审美情趣

汉语词义在特定的语境中,会临时产生一种词义,这种现象就叫作词义的偏移。词义偏移与词义引申是大不相同:词义引申是在词的基本义的基础上进行推演,基本义与引申义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词义偏移不是在词的基本义的基础上进行推演,而是偏离词义的表意方向,使之与基本义错位,从而获得新颖、奇特的修辞效果。别解借助偏移,偏移则变异,变异生幽默。幽默往往是用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幽默语言技巧是对语言的超常运用。如史锡尧先生所说:“文学语言是在一定限度内对常规语言的故意偏离,是语言的变异,它超越了语言规范依赖于特定的语境,而发挥其特殊的表达作用……它可以启发、激活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并将其引向最佳的预测效果”^[6]。正因为如此,相声、喜剧小品,为抖响包袱,追求幽默,在创作中经常运用别解的修辞手法。例如:

(13) 乙 皇上死了别说是死。

- 甲 那说什么?
乙 得用好的字眼儿来形容他的死。
甲 噢,他死了应该怎么说?
乙 说驾崩。
甲 驾崩?这两个字儿怎么讲?
乙 驾崩,大概就是架出去崩了。

(侯宝林 相声《改行》)

上例的“驾崩”原指中国古代称皇帝或皇太后的死亡,是一种讳饰的说法。作者在这个相声作品里用谐音的手法故意使原本常规的词义偏离,说成“架出去崩了”。“驾崩”发生了变异,形成了包袱,产生了幽默。这种幽默,或者说是滑稽,古已有之。相声探源,实为“像声”,“最初就是摹仿各种声音,如摹仿人声、鸟声、兽声、风声、水声及其他宇宙间各种声音”。有人认为“战国时孟尝君的门客学鸡叫以解其危,就是相声的先行者。厥后历代相传,能者辈出,渐形成一种艺术。比及蒲松龄先生《聊斋志异》上《口技》一文中所写的表演者,已具有相声之雏形。再后表演者大部摹仿人声,又在其中掺上故事,于是相声艺术,乃告成功”。滑稽逐本,《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者,齐之赘壻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司马贞索隐:“按:滑,乱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不论相声滑稽的探源逐本,还是戏剧里插科打诨,不论

谜语里的谐趣歇后,还是二人转的噱头俏皮,都是中华文化中幽默滑稽的源或流。这些幽默滑稽缘于对生活抱有进取乐观的态度,从庄子的“至美”“至乐”,到孔子的“乐以忘忧”,从先民的“击壤而歌”,到今人的引船而唱,无不显现中华民族乐观向善的精神。再像“作家”——“坐在家里的人”,“气管炎”——(惧内的丈夫被)“妻子管得严”,“秋波”——“秋天的菠菜”,“三中全会”(党的三中全会)——“三盅全会”。类似这些出自相声或喜剧小品的别解,充满了幽默和滑稽,展现了风趣乐观的审美情趣。

我国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先生,1982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修辞学发凡》出版50周年纪念座谈会大会”上发言,题为《发“光”而超“凡”的〈结语〉》。吴先生先将《修辞学发凡》(发凡,即“陈述学科的要旨”)节缩为《发凡》,然后进行别解,成为《发“光”而超“凡”的〈结语〉》,炼就了别解的丽词佳句。不仅如此,他在发言中还满怀信心地说:“在党的领导下,在发‘光’而超‘凡’的《结语》的激励下,我们能够集思广益,克服一切困难,不久的将来,会是‘后来居上’把修辞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的”^[7]。今天,作为吴先生的私淑弟子,每念及兹,就信心满满,动力倍增,因此拟就了这篇文稿,以纪念即将迎来的吴先生90华诞。

参考文献:

- [1] 谭学纯.汉语修辞格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3.
[2] 谭永祥.修辞新格[M].福州:福建出版社,1983:8.
[3] 刘文良.联想与变异修辞现象的产生[J].修辞学习,1994(5):9.
[4] 鲁迅.鲁迅选集[M].第三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238-239.
[5] 谭汝为.诗歌修辞句法与鉴赏[M].澳门:澳门语言学会,2003:198-199.
[6] 史锡尧.一个新视角一片新天地[J].修辞学习,1993(4):42.
[7] 吴士文.修辞新探[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0.

(责任编辑:王芳)

Cultural Features of Misinterpretation Speech Figure

DONG Ren¹, YU Xiao-yan²

(1. Institute of Wu Shiwen's Academic Thought, Dandong Chines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Dandong 118000, China;

2. Teacher's College,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Dandong 118003, China)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alterative interpretation speech figure is introduced with examples. Besides, the main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speech figure is illustrated with rhetoric and culture theory, including that it demonstrates the aesthetic wisdom of 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and observation and the aesthetic taste of humor and optimism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rhetoric; speech figure; alterative interpretation speech figure; cultural feature